

## 第八章 結論

爲了貼近研究場域，筆者選擇居住在研究地點，以期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，以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來源。筆者以親身體驗的參與觀察方式，與部落族人、基金會員工的互動觀察，並實際參與基金會事務，以期獲得更貼近事實的資料。此外，筆者亦在生活中進行比對驗證各方資料，同時採集客觀存在的素材，以支撐本文的敘說。筆者亦透過任意抽樣訪談與個人深度訪談的方式，了解被報導人的主觀認知想法。

在正式進入田野之前，筆者亦閱讀了此地區相關的文獻資料。研究此地的專文多圍繞在基金會，且還算相當零星，不過媒體的能見度算高，而許多媒體都較以藝文類項而非觀光類項來報導布農文教基金會，內容常提及白光勝小兒麻痺的牧師身分、堅毅不屈的傳奇事蹟，以及基金會關於文化傳續以及社福事工的努力，多屬正向的報導。唯在網路資料中，看到一篇對基金會的質疑網路對話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論文《「部落發展」：去殖民？再殖民？--以布農文教基金會爲例》（蔡旻玠，2001），已從村民與基金會的糾葛關係來進行分析。

由於筆者主題定在民族文化觀光產業，在此當然必須提及研究地點觀光產業推動主力「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」，但顯然這是一個相當敏感且複雜的指稱。剛開始時，筆者受到一些質疑，有受訪的部落族人不願討論此問題，也有受訪的部落族人更直言對於筆者的不信任，甚至有族人表示若以此題目來做論文，無疑是爲虎作倀。好在因爲筆者進行田調過程是先認識部落族人，並且居住在桃源本村，因此並未被貼上「基金會的人」的標籤，而能夠以較中立的身分進行訪談。而這類敏感的話題，筆者則透過加強互動觀察，以及合宜的時機順勢提問，以減少反彈。

在部落提及布農文教基金會時，部分受訪者會表示無奈，其中族人 N 說：

**我是很討厭他們(基金會),但是又能怎麼樣,資源都在他那邊啊,現在他說的算**

對於基金會有人最後乾脆相應不理；也有族人依舊反感，甚至也不願多談。另外，也不乏有積極支持的，如前巴喜告教會的胡阿男牧師：

**我覺得他們(基金會)做的很好,我們應該感謝神,白牧師可以帶領到這個地步,台灣原住民第一個設立基金會的地方在這裡,我們應當感到光榮,是布農之光,我是用寬廣的心去面對,所以我不會排斥,不會築一道牆**

根據在基金會工作的部落族人蔡善神表示，目前的關係已經不若初期的緊張，尤其在基金會承接政府永續就業工程之後，大量釋出的工作機會，讓村民感覺獲得實質的回饋。在訪談的過程中，有受訪者也向筆者陳述相似的態度轉變，整體說來，這是較多部落族人目前的態度轉變。部落族人 P 坦言：

**以前會很在意「布農部落」為什麼不理我們啦，現在你走你的，沒有什麼啦，只要不要妨礙我們**

受訪者向筆者表示關鍵在於回饋上，在身為以布農為名的基金會，對於地方的回饋機制不清楚，導致部落族人很大的疑慮，而底基金會到底做了什麼也不是非常清楚。部落族人 A 表示：

**「布農部落」和 pasikau 部落有什麼互動回饋，根本是想建立自己的企業王國，透過宗教政治的方式來成就，對外的募款 建立名冊去申請但錢並沒有回饋在當事人身上，而且只有在過年的時候送送禮品，平常都不顧，用部落的名義、用布農族的名號，誰在得利、獨享，為什麼沒有回餽機制？**

在筆者田調期間，基金會出現連續五六個月，發不出薪水的狀況，又再度使彼此進入緊張的關係。在筆者訪談過程中，部分受訪者也有這樣的表示。部落族人比較著眼在經濟層面，如部落族人 X 認為，薪水按時發放才是關鍵：「**他們做什麼，只要不影響我們就好啦，薪水要按時發啦**」。也有認為基金會是私人組織，只要在對地方經濟好的狀況下，也不想多管，族人 D 表示：「**對經濟好的話，我們也管不著，那是私人的企業啊**」。部落族人 Y 則對於發不出薪水，提出他對基金會即將倒閉的預測：「**你看現在連薪水都發不出來，不是快倒是什麼！**」。

根據訪談，部落族人對於發不出薪水的認知是「經營不善吧」、「他們很愛蓋房子」。會不會是惡意不發？許多部落族人都表示不清楚，族人 Z 表示：「**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們（基金會）在想什麼**」；有的部落族人認為基金會應該面臨財務危機，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，族人 C 就認為：「**不可能吧，有錢沒必要不發啊**」。其中，沒有與基金會接觸的部落族人，消息則多間接來自在基金會工作的村民。

然而，在外界視為一體的部落產業發展，與媒體佳評如潮的基金會報導，卻在相距不到 500 公尺的部落，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感與排斥。這樣宛如羅生門各說各話的現象，不禁讓筆者疑惑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部落內部彼此間的敵對關係是從何而來？而基金會又是如何能夠在地經營 10 年之久？基金會是如何推動經營地方民族文化觀光產業？如何組織龐大的人力？這些年來做出什麼成績？目前的

這些過程又遇到什麼困境與迷思呢？筆者在認識基金會的過程，不斷縈繞著這些問題。筆者亦透過生活中觀察，並進行情境式的隨機訪談。

透過章節的編排鋪陳，筆者試圖將田野的觀察，做一個系統的展現，並且透過與 Bourdieu 理論的對話過程，深化問題的思考。論文首先透過民族史與民族誌的書寫方式，將基金會觀光產業所寄存的 pasikau 部落時空舞台搭建起來。另外，透過部落發展觀光產業的相關討論回顧，以期了解民族文化觀光產業推動研究議題的困境，並找尋突破可能的定位。因此，筆者選擇透過 Bourdieu 理論的視域，將既具體又抽象、主客觀交融的「文化」，析離成【(慣習)(資本)】+場域=日常生活言行(實踐)的生活實踐公式來理解，以期將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場域兼具束縛與自由的本質展現。

接下來，筆者透過理論概念與田野資料的交錯置放，藉此產生對話，使資料產生概念層次的意義，亦使論述不至真空。資本如同場域中的入場券，因此，筆者先就「資源」與「資本」間的關係做討論。透過基金會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例子，了解從「資源」到「資本」其間辨識、篩選與應用的界定轉換歷程。換句話說，資本因場域的認可而產生兌換價值，因此，場域成爲筆者接下來的論述重點。

筆者藉由基金會觀光場域中「布農部落」、「部落劇場」、「布農之旅」三種實踐活動，展現場域多樣的動態面貌。透過「布農部落」入園動線與原住民主題風格營造的鋪陳，將基金會觀光場域的风格基調呈現，同時也反映出基金會以「非原住民」做爲的遊客身分邊界。「部落劇場」的展演解說，帶出整個觀光場域的文化消費主題核心。而觀光場域中的內容與風格呈現，則是基金會與遊客的共構關係中形塑而來。而「布農之旅」是「部落劇場」故事的延伸，亦是「布農部落」空間的拓展。透過這三個相互呼應的實踐活動，希冀讓遊客產生再次投入觀光場域的渴望。

而承載資本在場域中的實踐的行動主角，在本文的例子即是基金會。其透過將自身獨具的文化資本，在場域中進行積極的資本轉換，以兌換成經濟資本。然而，基金會多元(源)的人力組成，雖透過組織架構與理念(部落文化重建)，生成了內部的社會資本。但來自於社會場域不同位置的多元人力，卻在基金會內部再現了社會場域關係位置的距離與慣性。因此，基金會出現「形式」(象徵)取向與「功能」(實用)取向的美學品味衝突，產生「文化資本」與「經濟資本」孰輕孰重的內部角力。基金會外顯的觀光場域經營策略展現，正是此角力動態平衡的一個凝相。至此，筆者已透過 Bourdieu 的實踐理論，檢視了基金會在觀光場域的實踐邏輯。接著，筆者有意再將視野拉回到 pasikau 部落的相關研究以及台灣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脈絡，重新回顧省視 Bourdieu 理論下的文化資本

與實踐邏輯在此個案的意義所在。

當誕生成為社會的一份子，便無從拒絕地被納入場域之中，同時有了一個位置，並且與之相生相息。行動者在場域中，如同魚在水中，有了賴以維生的自由世界，卻也同時有了侷限的框架。論文到此說了很多，但還有很多沒說，這是論文篇幅的侷限，也是認知現實世界的侷限。眼睛能看到的，總不過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已，而能寫的，也不過是看到的一部分而已。而藉以獲得感知的慣習，亦正鑲嵌在社會背景經驗之中被形塑著，同時影響著這篇論文一切的選擇。

Bourdieu 的理論，已被廣泛的運用在教育、媒體、藝術、生活風格、全球化等場域進行學術層面的檢視。而觀光場域，這個當代日常生活進出相當頻繁的場域，同時交融許多作用力的場域，是體現 Bourdieu 具辯證性實踐邏輯的絕佳實驗場域。透過 Bourdieu 的理論解析，一切「自以為是」「理所當然」的「感覺」表象，其背後從而生成的交揉關係都將浮現紙上。

而這個略帶實驗性的論述嘗試，筆者藉此訓練看到自己思考的慣性與侷限，當對此產生意識的同時，才有機會面對，甚或跨越這個侷限。根據這個信念，讓自己在這個艱辛的論文實踐過程能夠獲得片刻的滿足，亦或許可說是筆者在此的實踐邏輯。